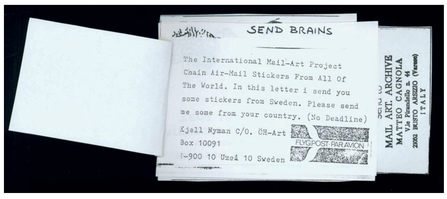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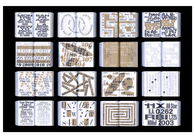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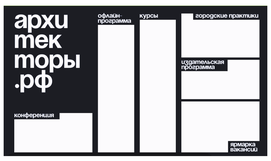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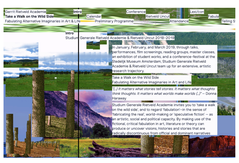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Advancing Alternative Imaginaries in Art & Architecture
Residency Programme
Home
Generative Design & Thematic Urban Planning
Overview
Theme
Tasks
Results
Conclusion
Tasks
Task 1: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Task 2: Generative Design & Thematic Urban Planning
Task 3: Tactical Urbanism
Task 4: Walk on the Wild Side
Tasks
Tasks
Tasks

ntellectual
Property

GROUND IP
PROJECT

GROUND IP
PROJECT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iety

Ground IP Projec

宣言俱乐

ManifestoC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Ground IP Project 001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

宣言俱乐

ManifestoC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ieties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宣言俱乐

Manifest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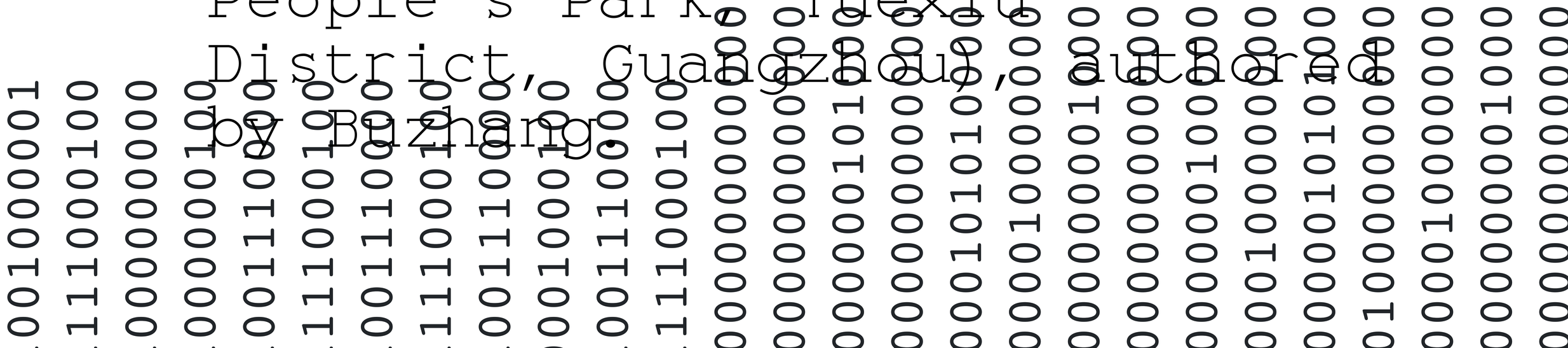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ieties

Ground IP Project 001

宣言俱乐
ManifestoC

presents a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self-published manuals produced on thermal paper printer, Thousand Lines from the Maple Tree Club (rooted near the People's Park, Yuexiu District, Guangzhou), authored by Buzhang.



This manual
was printed on the
thermal printer.

The physical world's "temporary copy"—the tangible RAM of reality.

© 2026 Manifesto Club
Licensed under CC BY-NC-SA 4.0.for sharing and personal printing

Cover art inspired by Saul Bass’s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 homage to the defining figure in graphic design history

2

特别鸣谢22-23年的T恤参与者们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01ToT20-拥抱

阿婕-回南天滚出地球

阿水-我要开空调

彪王-八嘎牙路

BoUgiE-石头就是岩石就是钻石就是石头

冰箱-鼻炎滚出地球

草人火-今日你合法了吗

橙子-摩登生活是乐色

Dark.bark—不

鹅鹅-我是一张女祭司牌

柑橘兔-我不仅不害怕你我还要打你的屁股

工艺-我要钱

鲑鱼-我爱吃麻辣香锅

鬼怒川悦-赛博哥特

黑不见底了-我明天一定是外星人

鸡蛋-鸡蛋理性批判

鸡粒公社-我们都是世界的衍生物

键鸟-爱宠限定

观奇-我也手握厌女症这把钥匙

救世主K-哭泣吧罪人去死吧异端

https://manifestoclub.cn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ieties

地上知识产权 009

宣言俱乐部
ManifestoClub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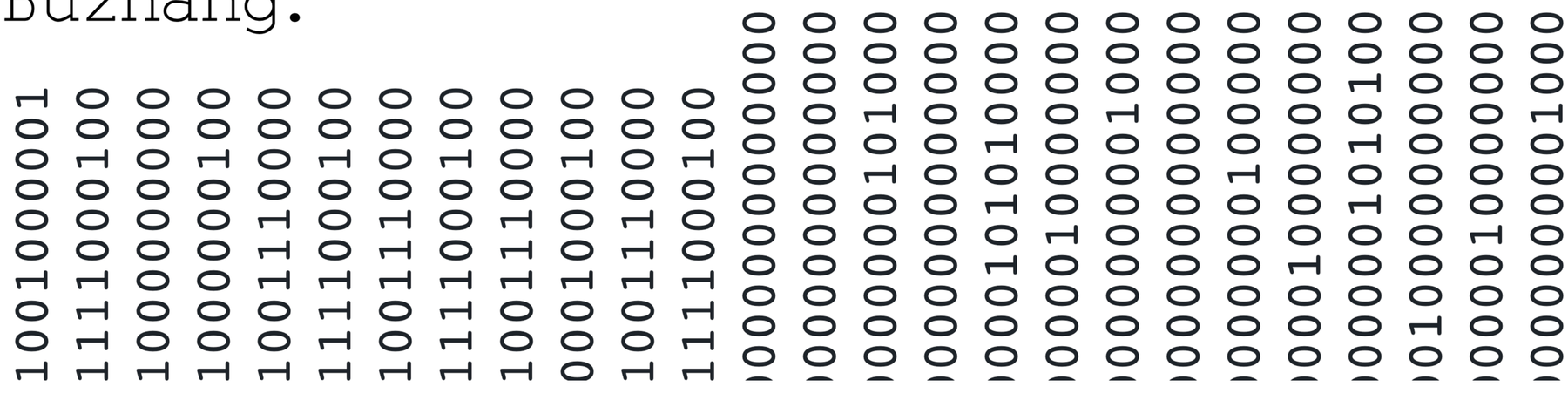
From Pirate Printing Presses to Feudal Digital Societies

地上知识产权 001

宣言俱乐部
ManifestoClub

The Ground IP Project presents a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self-published manuals produced on thermal paper printer, grounding it in lived experience.

This manual is from the ManifestoClub (rooted near the People's Park, Yuexiu District, Guangzhou), authored by Buzhang.



This manual was printed on the thermal printer.

The physical world's "temporary copy"—the tangible RAM of reality.

© 2026 Manifesto Club
Licensed under CC BY-NC-SA 4.0.for sharing and personal printing

Cover art inspired by Saul Bass’s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 homage to the defining figure in graphic design history

从盗版印刷机到封建数字社会

一切都开始于佳能PRO520的喷绘机。在对自己“黑手起家”坚定信念的驱使下，印了几年盗版贴纸海报摇滚周边积攒了一些小资本后，买了个深圳产的数码印花机开始独自拉人做T恤。仗着一些浮夸审美和青年文化的热度，自此便开始了封建数字社会的雏形实验。在这个社会的实验里我扮演的是“共产部长”，通过合作T恤的收益来分发版费在微信朋友圈这一封闭的网络环境中实现一种层次的“共产微商”。虽然很大程度是在搞笑，但由于这个完全由一人决策的共产模拟器实在过于有效益，并且凭借“强硬的”销售手段以及贴合的时代背景，部分产品销量相当喜人。这套游戏规则也因带来切实利益而固化，一个自洽的“微型商业政治经济”体系便就此形成。宣言俱乐部也从最开始一个人瞎玩瞎闹的微商变成了一个人瞎玩瞎闹的微商空间。22年那年，在这场自设的游戏中，我偶然撞进了知识产权的边界，直至23年下半年开始上班才真正踏入了这一行。虽然大学专业也确实是法学，但并没细分这一领域，对知识产权板块的了解也只是教科书里的随便一章和几个枯燥的知识点；真正对此有实感，正是在2022年亲自分发版费的时候，它变成了具体的名单、金额和合作者收到款项后的反应。因为很难解释这一切行为心理上的来龙去脉，不如说所有概念都源于“宣言”这一个通用符号。

DTG Printer
Vinyl Cutter
Cannon Pro520
A1 Printer
Scanner

法律所称为的“权利”（宣言）必须通过一套符号化运作系统（如版费计算、分发流程）才能从文本走入社会现实，成为可感的社会契约。这就是“权利”成为通用符号“宣言”的过程。像复制在T恤上美术作品，其著作权的“宣言”初衷是崇高的——承认表达的价值，让创作者能从传播中获益，从而激励更多表达。然而在亲身实践这一宣言的“共产微商”后，我发现这类符号系统内在的悖论。表面上是实现着一种“共产”——收益的共享，似乎是一种基于朋友圈信任的微型共产主义。但真正的结构出于内在的“封建”——几乎所有规则（产品制作、上架销售、定价、分成金额、包装发货、客服售后）完全由一人制定，并掌握着所有人的复制权（接近传统出版商的运作模式）。

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结构，不仅导致我思维与心理上越来越封闭，而且也并不能激励更多自由且有感情的创作和表达。因为我时刻都要考虑并审核创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如何迎合消费市场，只有吸引更多消费者，才能将产品销售出去，以实现所谓的“双赢”。整个运作过程虽效率极高但非常疲惫。女工式的机械“印制+发货”的流程，加上长期处于一种偏离真正人群的“工作中心”，让我对人的态度日渐疏离乃至厌恶。在2022年末，印T恤的数码印花机因为线路问题出现故障，考虑到维修成本并不划算，我果断放弃自印，转向寻找外包工厂。在此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销量数据，23年整年开始追逐青年亚文化的浮夸表达来迎合低龄化的周边消费市场，陷入追逐销量而忽视真实情感价值创造的恶性循环。最终，我以“去上班”为由下架了所有产品，结束了这场闹剧。

3

“The Taobao store back then proudly achieved a crown rating with over 20,000 followers, using a fake official seal as its profile picture.” *Self-shot*

当时销量高低与否几乎依赖于所表达的话题热度、店铺流量、审美判断和人际关系。由于参与者与产品的不断积累，资源表现出“集聚效应”，不出意外地在淘宝店铺构筑起一个具有“品牌”性质的“中心”，所以最终销量数据还不算差。正是这种以“宣言”为核心的秩序结构，支撑起看似可观的销量数据。这种“微商政治经济”多少能折射出当下数字封建的逻辑，表面繁荣不等于制度上的民主，高效且低成本地运行完全依赖于中心化的游戏规则。但这从另一面证明在数字领域，一种基于个人与规则系统的新封建契约能够如何轻易地形成，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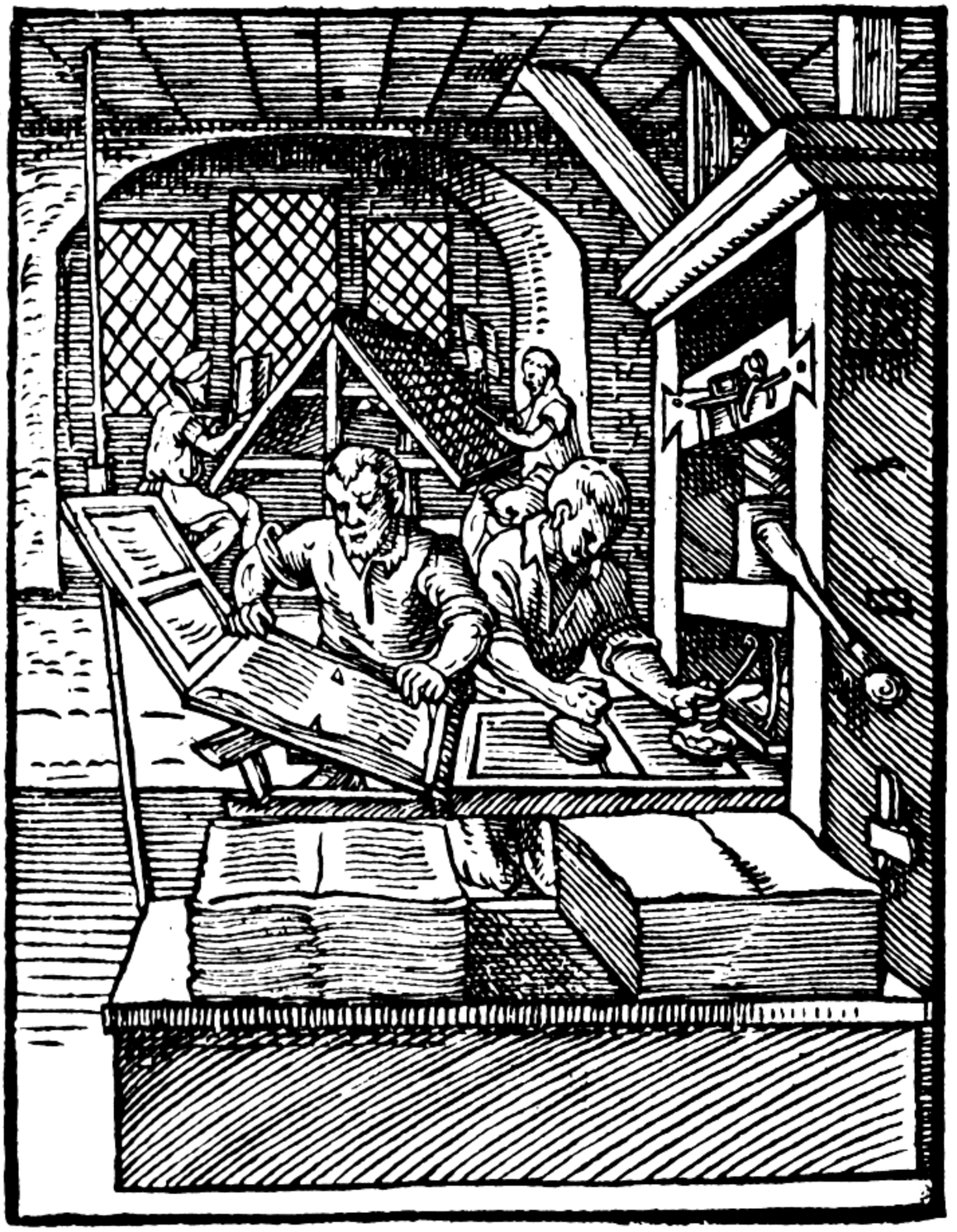
中世纪封建主义源于动荡时期，平民为求安全将土地与自由交给领主，换取保护，最终形成人身依附与经济剥削的制度。这一权力模式并未随着骑士和城堡的消失而终结。往往有人群的地方，就会被集中的权力而吸引，资源也越来越集聚。当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威胁时，寻求一个中心化平台来提供安全与效率，是最直接与本能的选择。这种对“中心化保护”的渴望，是人类贯穿历史的心理逻辑。而信息封建主义的本质是知识产权重新分配：知识这一传统上的“公共财物”被转移至私人手中，形成私有垄断。如同封建地主通过土地所有权行使统治权，现代企业通过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行使“私权统治”。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私有垄断侵害的能力，类似于古罗马衰落后封建关系的形成。

“Investiture of a knight (miniature from the statutes of the Order of the Knot, founded in 1352 by Louis I of Naples)”
Wikipedia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一名词在概念确立之初，其内涵主要指作者对作品享有的权利。至1893年后，《巴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的行政机构合并成立“知识产权联合国际管理局”后，其含义才正式扩展至作品、技术方案、商业标记等所产生的各类利益。随着20世纪一系列重要国际公约的制定，对其外延逐渐形成共识，主要包括著作权（版权）、邻接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等。其中，著作权根据作品类型又可细分为美术作品著作权、文字作品著作权等类别。像T恤上的图案、海报、版画作品，只要具备独创性，即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创作者对此享有相应的“美术作品著作权”。然而，若追溯到知识产权的早期根源，其实质并非全然保护创作者权益，而是作为“王权和教权的统治工具”，服务于审查异端思想、巩固权力、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本质在印刷术带来的第一次信息革命中暴露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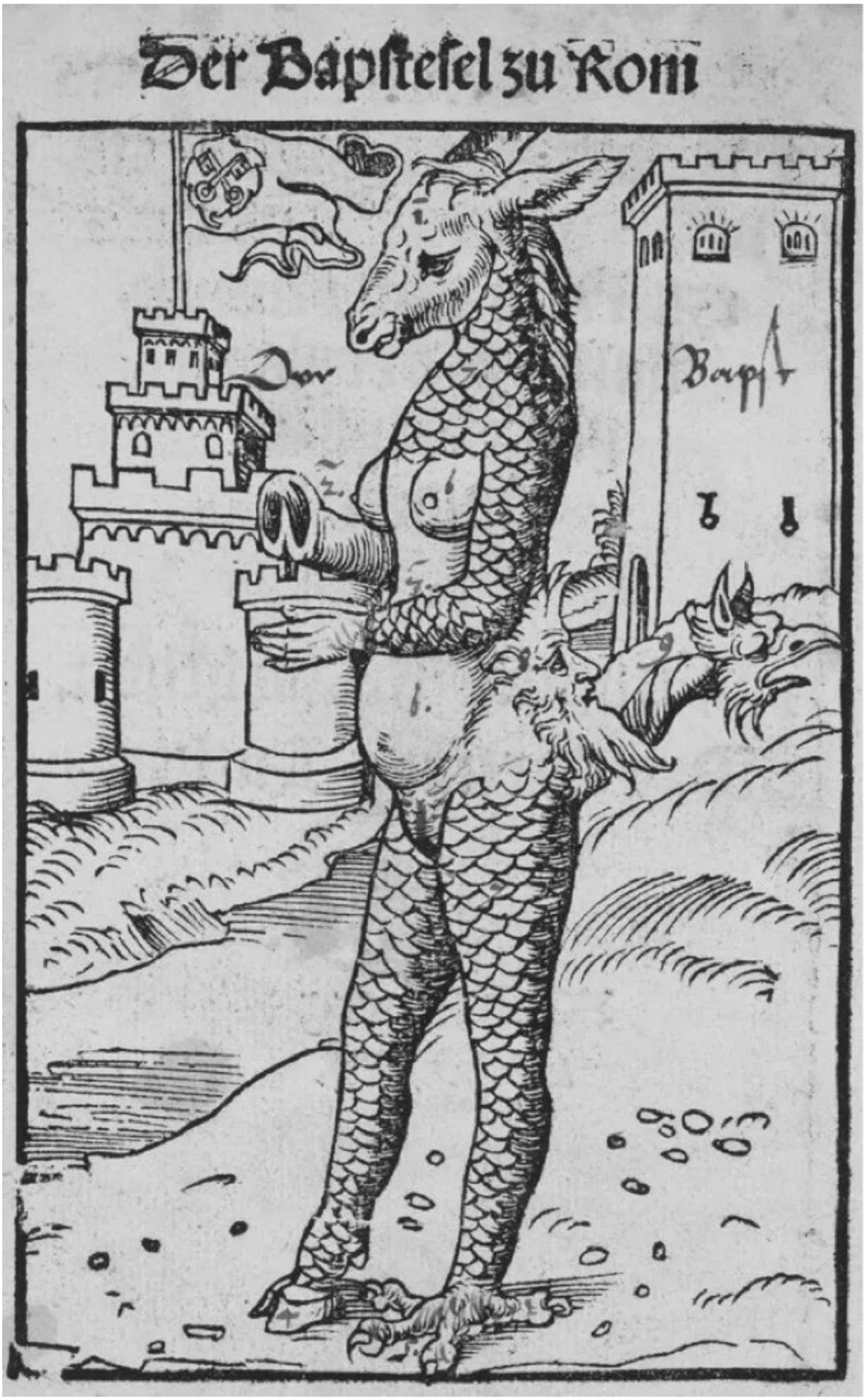
1450年前后，古登堡在美茵兹发明了近代活字印刷术，使得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大批量生产相同的书籍报刊。印刷机最初被用于印制“权威”的《圣经》，但印刷技术一经扩散，便催生了不可控的“盗版”力量。在知识与权力被教会和贵族垄断的中世纪，手抄本昂贵稀缺，思想被禁锢于特权阶层手中。而“盗版印刷机”以其廉价、快速、隐秘的特性，成为打破这一知识封建的破壁者。它大量生产禁书、异端文献、方言文学与时事小册。印刷术的出现导致“异端”思想的传播超出罗马教廷的管控。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令禁止使用印刷机刊印一切未经教会审查的书籍。然而，因其成本低、利润高，商人们即使冒着被囚禁甚至判处火刑的风险也要使用印刷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被疯狂盗版传播，直接推动了宗教改革；哥白尼、伽利略的科学著作与启蒙文本通过地下网络流通，催生了科学革命与公共领域的萌芽。这些盗版印刷机让真正的权力感到惶恐，并随之引来了长达数个世纪、愈发严苛的印刷许可与内容审查制度。当时“版权”的本质——它无关作者，只关乎谁拥有权力颁发的垄断许可。权力决定谁合法，谁“盗版”。

“Peter Small demonstrating the use of the Gutenberg press at the International Printing Museum.” *Wikipedia*



“This woodcut from 1568 shows the left printer removing a page from the press while the one at right inks the text-blocks. Such a duo could reach 14,000 hand movements per working day, printing c. 3,600 pages in the process.” *Wikipedia*

Prints demonizing the Pope (1)



Prints demonizing the Pope (2)

作为一个在广州越秀生活了快四年的中国人，我对盗版早已经司空见惯。距离我家不到200米的陶街就充斥着90年代过剩的盗版光碟和皮夹克。光塔路凌晨时刻也时常会有天光墟出没，贩卖一些偏门的盗版书籍和古董。不远的中山五路遍布价格极其低廉的外贸原单工厂店。作为一个狂热的音影爱好者，如果你问我广州哪里淘碟好，我会毫不犹豫指出大沙头，并且告诉你如何区分正盗版光碟，因为那里几乎所有店铺都是正盗版混卖。在我大学时期，也靠着“盗版打印机”在淘宝贩卖自印的摇滚贴纸海报文化衫给同好们收获了我的第一桶金，也正是这份“不算体面”的小钱和网店流量才催生了后面的“正版授权”T恤俱乐部。

“Tao Street” *Self-shot*

“Da Sha Tou” *Little Red Book*

“盗版”（piracy）与“海盗”（pirate/piracy）在英语中同词，历史上对“海盗”的界定从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基于“谁在指控”和“是否符合强国利益”。今天对“知识产权盗版”的指控，是同一逻辑的现代延续——它是强国和垄断企业用以打击竞争对手、维护经济霸权的政治修辞工具。16世纪的英国相对贫穷，其国家战略便是系统性地支持海盗，劫掠从美洲满载金银归来的西班牙商船。这并非个人犯罪，而是由国家支持的、替代贸易的掠夺经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西班牙眼中是十恶不赦的海盗，在英格兰却是被伊丽莎白一世亲自册封的骑士和国家英雄。他的海盗行为直接为英国国库和海军提供了财富。海盗行为为英国带来了经济资本和军事资本，是其击败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的关键。讽刺的是，当19世纪美国盗版英国作家（如狄更斯）的作品时，英国愤慨谴责。然而，他们却选择性遗忘了自己的崛起正是建立在比这暴力、血腥得多的海盗行径之上。这暴露了其道德指控的虚伪性。

“Francis Drake. Portrait by Marcus Gheeraerts, 1591”
Wikipedia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by Philip James de Loutherbourg. A Depiction of the Battle of Gravelines showing fire ships” *Wikip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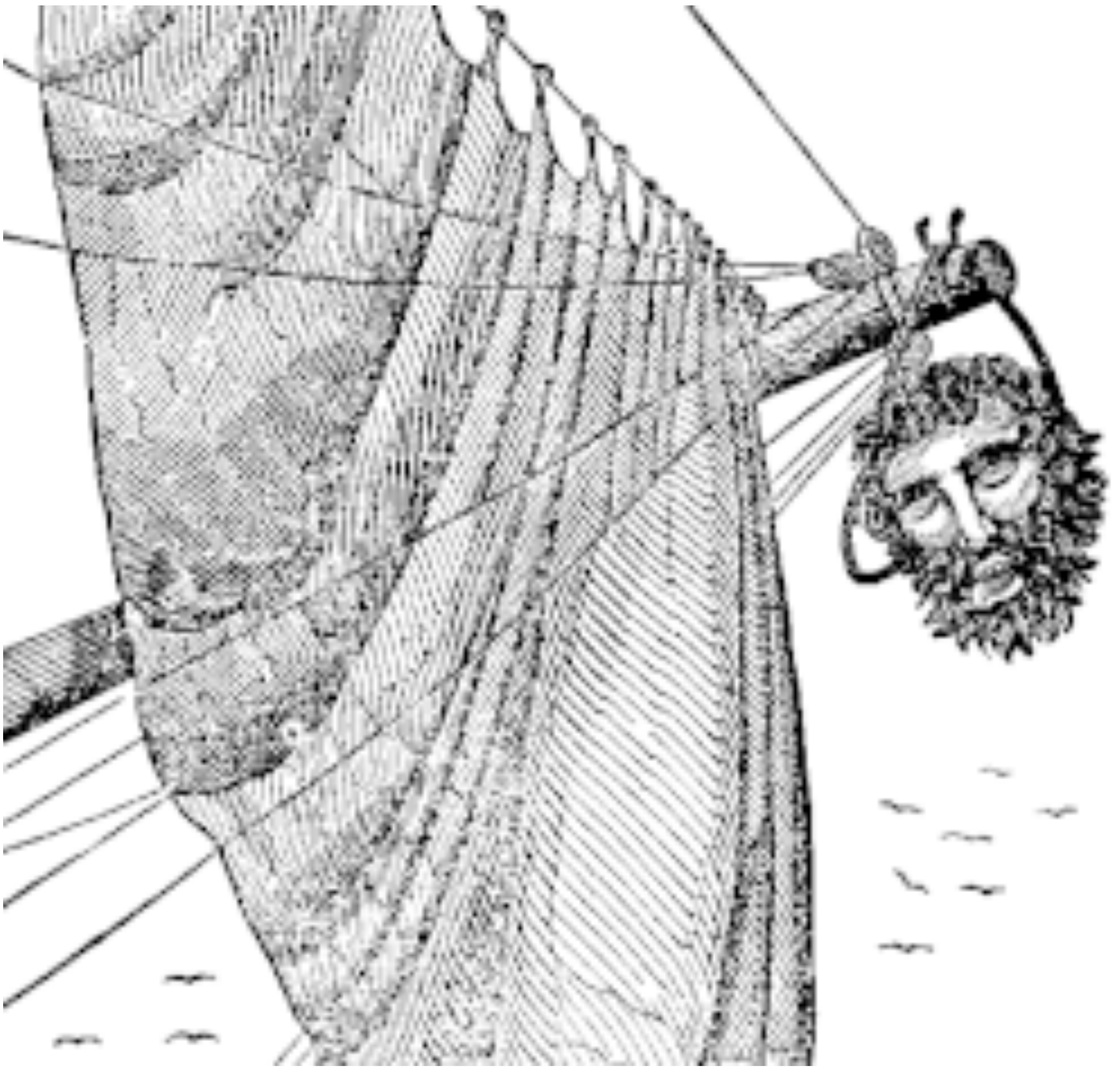
海盗群体不仅是掠夺者，也是特定制度的反抗者和另一种社会的构建者。18世纪商船上的生活堪称恐怖，对不守规矩的船员“鞭笞腌制”是家常便饭，船长拥有绝对权力。许多水手自愿加入海盗，是为了逃离压迫。海盗有自己的行规，船长没有任何特权，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包括所有海盗在内的海盗委员会决定，战利品按贡献额分配。尽管官方将他们视作社会败类，他们自己却创建了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在正规社会体系中无法获得的尊严与相对的经济公平。这恰好说明，“盗版”行为有时根植于“不公正的原有体系”。当正版溢价高、服务差时，盗版的出现也是一种市场反馈和社会反抗。

Pirates celebrating in colonial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Hand-colored woodcut of a 19th-century illustration.
© North Wind Picture Archives

19世纪，国际“盗版”成为惯例，各国普遍盗印外国作品，这被视为“可敬的行业”乃至“公共职责”。盗印能降低知识成本、促进传播，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美国出版业靠盗版欧洲作品起家，形成巨大市场。尽管狄更斯等作家抗议，但美国出于产业利益，长期拒绝保护外国版权。在比利时，盗版商被视为“知识的普罗米修斯”，而非窃贼。比利时人能以1/3的价格买到法国名著，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都受益。在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甚至为翻印外国书籍的行业提供政府补贴，明确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和经济政策。美国直到1891年（在自身文化产业崛起后）才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加入国际版权体系，在此之前，本土出版和印刷业极大程度依赖盗印外国作品。这与16世纪地中海“每个人都参与了海盗活动”的历史如出一辙。

1970至90年代，美国企业确立其全球文化主导地位后，开始指控亚洲国家是“知识产权盗版中心”。这无疑是一种旨在压制新兴经济竞争对手、维护其全球经济议程的国内战略。如今，这些美国企业（如制药、农业公司）被土著居民和发展中国家指控为“生物海盗”——它们盗用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申请专利，反过来向原主人收费。美国比作古罗马帝国。罗马将军庞培以“玷污罗马权威”为由，系统性地消灭了东地中海那些以“经济抢劫”（实为传统生活方式）为生的部落。今天，美国以其“对世界商务秩序根深蒂固的信念”自居，将不遵守其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的行为视为对“全球信息经济”秩序的挑战和玷污。它动用贸易制裁、外交压力等一切手段（现代版的庞培军团），来“整治”所谓的“知识产权海盗”，实质是维护其知识产权的全球垄断租金和科技霸权。

海盗最终是以残忍的方式被消灭的。英帝国的霸权主义开始依靠海运航线，所以开始整治海盗活动。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洋，悬挂着海盗尸体的铁链在英国控制的各大港口风中摇晃，成为帝国威慑力的恐怖象征。仅在1716至1726这十年间，被公开处决的英美海盗就不少于四百人。各国对“知识产权盗版”的打击，同样伴随着极具表演性的销毁仪式——被压路机碾过的盗版光盘，集中焚毁的出版物，查封并拆解非法印刷设备不计其数。进入20世纪下半叶至今，当以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确立了全球知识产权霸权后，对“盗版”行为的全面刑罚化也成为了新的常态。



“Blackbeard's severed head hanging from Maynard's bowsprit; illustration from The Pirates Own Book (1837)” *Wikipedia*

“Blackbeard's severed head hanging from Maynard's bowsprit; illustration from The Pirates Own Book (1837)” *phys.org*

从美国1998年通过《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推动全球严刑峻法，到针对大型盗版网站运营者的跨国引渡和重判（如对“海盗湾”创始人的追诉与定罪），再到各国对个人用户侵权诉讼的扩大化，这些刑事案例绝非单纯的法条适用。它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秩序维护战：通过将“盗版”刑事犯罪化并施加严厉惩罚，既威慑了潜在的模仿者与竞争者，也成功地将自身基于产业优势的版权规则，塑造为不可侵犯的普世标准。这完美复刻了昔日帝国剿灭海盗的逻辑——当掠夺性积累完成，当新霸权需要“法律与秩序”来保护其既得利益和“体面”时，昨日“英雄”或“普罗米修斯”便成了今日必须清除的“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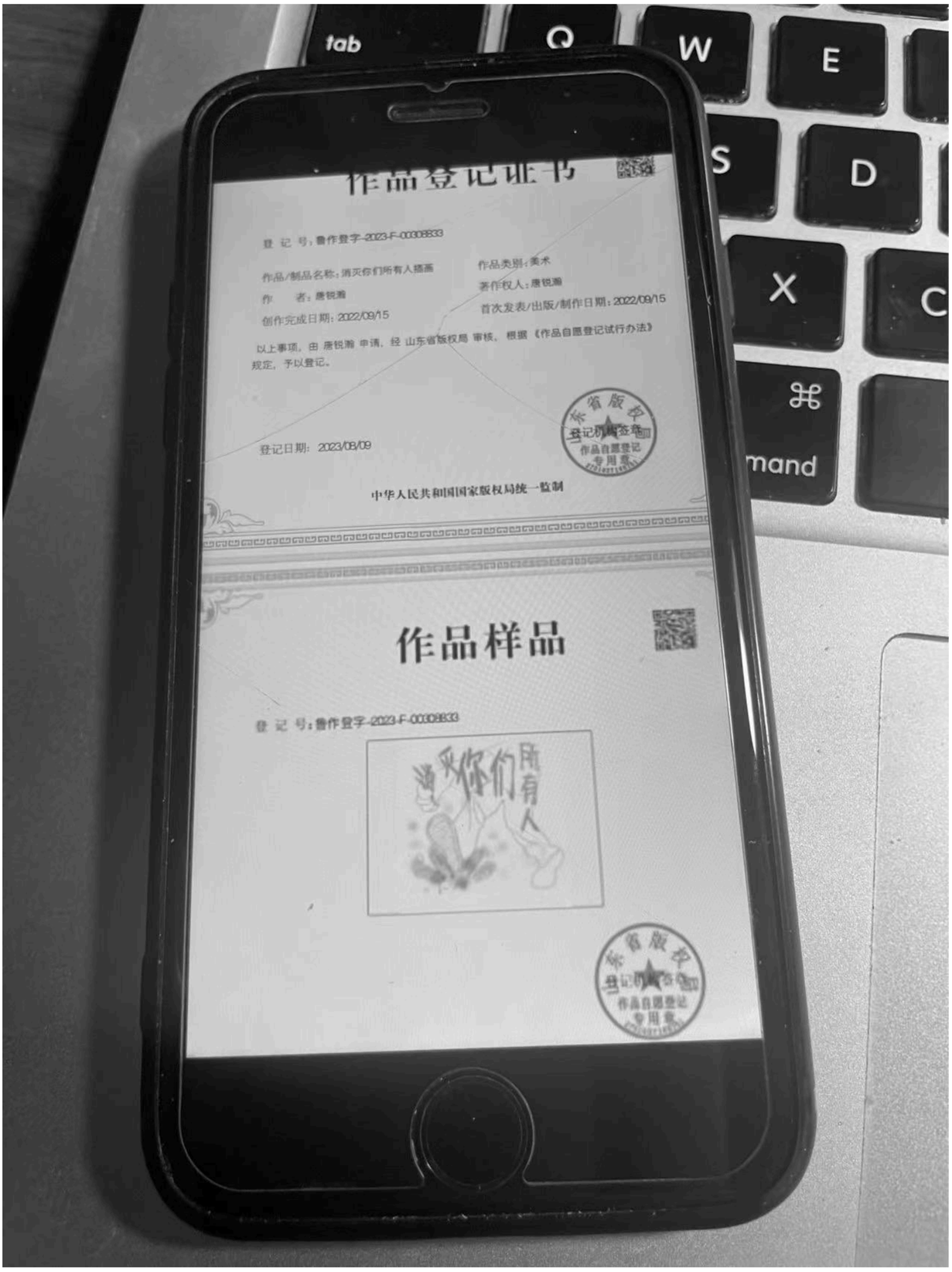
The Pirate Bay

"The Pirate Bay logo, a retaliation to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piracy”*Wikipedia*

"Demonstration in Sweden in support of file sharing, 2006"
Wikipedia

当今的信息封建主义并非拥有骑士与城堡，而是拥有服务器集群与算法；其“依附关系”不是人身束缚，而是数据依附、协议依附与注意力依附。当我们为数字便利而交出数据，为平台流量而服从算法规则，为获取知识而接受层层授权协议时，我们已在无意间，步入了那个由全球化“数字部长”所管辖的、疆界无形却真实存在的新封建时代。在我看来，中心化或许无法避免，因为对秩序与权利的渴望根本就是深植于人性。在精神的王国里，人人都是自己领地的“部长”，渴望掌控，恐惧失序。这种内在的“部长”心态，与外部的系统形成了镜像——我们既是被治理者，但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又是一个个微型的、掌控治理的封建主。

在我22年到23年贩卖“正版授权”的T恤时，因为T恤本身设计复制门槛极低、工艺极其简单的特性，惨遭拼多多、淘宝店铺的大量抄袭。尽管当时并没有任何“品牌意识”，但却不巧做出了“品牌效果”，虽然前文一直在剖析历史上的霸权逻辑，但真要带有个体印记的“领地”被“无关人士”闯入并瓜分市场份额时依然觉得心情很不爽。毕竟谁都不希望本该流向自己的钱被别人截走。2023年的时候我要求部分销量高的T恤图案作者登记版权进行保护，对拼多多大量抄袭店铺广发律师函警告，才在这场“电商战争”中“消灭”了所有“盗版”。这种基于权利主张的保护主义，显然是一把双刃剑——维护个体利益与促进公共流通之间，似乎始终存在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张力与矛盾。毕竟权力和权利无处不在，比起立场，矛盾本身更值得探讨。



“Copyrigh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the bestselling T-shirt design ’Eliminate All of You’” *Self-shot*

或许，真正的抵御不在于彻底摆脱结构的束缚，而在于保持一种清醒的平衡，协调内在欲望与外在规则，警惕将精神世界中那个渴望完全掌控的“自我部长”，粗暴地投射到现实中。无论是人际关系里的紧张，还是面对庞大系统时的无力感，往往都源于这种将内心秩序强加于外的冲动。在这个“数字封建化”和“数字开源化”并行的时代，一边是围墙高筑的平台、加密的知识产权与日益集中的数据权力；另一边则是开源协作、知识共享，以及去中心化的叙事想象。在AI技术不断拓展可能性的当下，两者间的张力与拉扯愈发清晰。在这样的时代里，保持心智的“非封建性”——既不依附于单一系统，也不追求对他人的支配，这种平衡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必要。真正的自主，不在于建造隔绝的堡垒，而在于在动态的关系与约束之中，依然能够构筑并守护一处内在的城堡——“家”。

"Orava Castle in Slovakia. Medieval castles are a traditional symbol of a feudal society.”*Wikipedia*

参考文献：

[1]达沃豪斯·彼得与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2005年。

[2]戈尔茨坦·保罗。《著作权之道——从印刷机到数字云》。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彼得·鲍德温。《版权战争》。王志刚，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

References

[1] Drahos, Peter, and John Braithwaite.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Translated by Liu Xuetao.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05.

[2] Goldstein, Paul. Copyright's Highway: From Gutenberg to the Celestial Jukebox. Translated by Jin Haij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Baldwin, Peter. The Copyright Wars: Three Centuries of Trans-Atlantic Battle. Translated by Wang Zhigang.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Press, 2022.

Use the USB drive that comes with the book to access and explore the documents.

You can also scan this website QR code to enter the ManifestoClub and read online.

https://manifestoclub.cn/print

Scan this WeChat/IG QR code to add me as a friend for the latest updates or to make a purchase.

manifestoclub

savebuzhang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